



Angela  
Carter



Shadow  
Dance

影舞

〔英〕安吉拉·卡特 著

曹雷雨 译

Angela Carter

Shadow Dance

# 影舞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曹雷雨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影舞 / (英) 卡特著; 曹雷雨译. — 郑州: 河南  
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49-1790-6

I. ①影… II. ①卡…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4 ) 第 300701 号

Angela Carter

### Shadow Dance

Copyright © 1966, Angela Carte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N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Angela Carter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6-2014-203

### 影舞

著 者 [英] 安吉拉·卡特

译 者 曹雷雨

责任编辑 刘淑颖 王明娟

封面设计 丁威静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0千字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这家酒吧无异于一座模型、一件赝品、一宗假货，或者说是某个广告商对西班牙式中庭的狂想。硬邦邦的白墙（好像酒吧老板出于节俭用吃剩的三明治装修的）上悬挂着从不弹奏的乐器和许多张斗牛招贴画，充血膨胀的公牛睾丸和身轻体柔的小伙子们那亮黄丝滑、嚣张傲慢的臀部遍布画面。海市蜃楼中的西班牙花园之夜。哪儿来的黄铜马饰、船钟、熏橡木？难道是骡子驮篮翻山越岭偷运进来的？抛出的硬币和金属鞋跟在绿色地砖上奏响了钟琴。她进得门来，高筒靴跟一路叮当。

“莫里斯！”她唤道。

他怔怔地转过身去，一阵恐惧令他本能地想避开她，避开触及他胳膊的那只手。

“你好哦——，莫里斯。”她说，悠长的元音如同风入松林的低吟，“我想我会在这儿见到你。”

“啊，上帝。”他心说，似乎在祈求神佑。

“莫里斯，我请你喝一杯好吗？你没钱，对吗？总是身无分文，可怜的莫里斯。”

他曾左思右想不得不再见面时她会是何等模样，然而此刻猝不及防地相遇，他既无所言无所思亦无所观，眼中只有她的脸。他呆呆地望着她，她回望着他。乞怜的目光，她在以乞怜的目光回望吗？

她正当花季，原本如绘本中的少女，含苞待放。她本是那种无人敢设想会如厕、剃腋毛、挖鼻孔的美少女，白润柔嫩如婴儿的脸蛋和一张微翕的小嘴人见人爱，那张小嘴似乎正期待着所见之人抛一粒糖果入内。

她有一头挤奶女特有的黄色长发，一双夜猴般的棕色大眼似乎要吞并整个脸庞。那双精怪故事中大如车轮的犬眼显出埃及木乃伊棺木的棕色，雾霭般的睫毛横扫了半壁面颊。

她是如此轻盈柔弱，身躯如鸟儿一般娇小玲珑，皮肤细嫩得几近透明。她举杯之时，你很难想象她端起半品脱大马克杯的力气从何而来。她啜饮时分，你会想起红酒淌进苏格兰女王玛丽<sup>[1]</sup>的玉颈时隐约可见的情状。一个月前，她还是如此美丽，如今美貌不再是何缘故？

伤痕斜穿过她的整张面孔，从左边眉角向下延伸，穿过

---

[1] 苏格兰女王玛丽：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有着过人的美貌与才华，一生充满悲剧色彩，是苏格兰君主中最有名的一位。（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鼻子、嘴唇和下巴，一路向下，消失在衣领深处。疤痕又红又肿，似乎稍一用力就会迸裂出血。缝针的紫色印记密布两侧。这道伤疤把周遭的皮肉撮拢在一起，好似蹩脚的二把刀裁缝草草给她缝上，然后一把推开她，说道：“我看就这样吧。”疤痕把整个脸部拽向一边，即使避开那道丑陋痕迹从侧面望去，她的面孔仍然极度失衡，皮肤、五官统统脱离了原位。

一个月前，她是个美少女，一位白肤金发女郎，好似雏菊蒙月光。他就这样望着她那支离破碎的美。酒吧里的噪音在狂敲他的脑袋，眼底的血管突突直蹦。煞白的墙面在他四周跳起华尔兹，他顿感天旋地转、难以自持，但终究还是没有晕倒在地。

她往常每晚都来这儿，然而并不多喝，只需半品脱便可消磨一整夜。这含蓄适度的半品脱，她必定自己买单，以彰显独立性。她用这杯酒给自己占一个座儿，旋即如蝴蝶一般在人群中翩跹，随后轻轻落在某君的桌畔，羞怯而又狡黠地微微一笑，拖着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up>[1]</sup>笔下女子特有的叫人晕死的降调说：“你好哦——”她夜夜都收集满满一抱情人，就像一个在草地上玩耍的无忧无虑的小孩儿，无论

---

[1]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美国 1920 年代“爵士时代”的代表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年）被列为美国最优秀的十二部小说之一。

鲜花、青草还是荨麻、蒲公英，统统拔来，杂七杂八捆作一堆。

“她是一个炽热滚烫的孩子，一个火辣辣的小妞。”蜂鹰在刺伤她之前如是说。陈词滥调无一例外对她适用。吸引飞蛾的烛火。烛火焚毁了周遭环绕的飞蛾，却不会吞噬自我。如今，她的脸庞向一边歪斜，随时（一旦大口喝饮料、不小心大笑或咧嘴要一份“面包和乳——酪”）都会汨汨血流不止，把所有的飞蛾连同自己一并淹没。

“我有好多钱，莫里斯，要是你愿意让我请你喝一杯。”

她的嗓音具有涓涓细流般的无性乐音，清凉纯净，字字澄澈，滴滴注入你的脑海，过后回想起来令人发狂得就像印第安人在旧大陆饱受折磨，可你却不能对她的声音充耳不闻。她往常那令人难以抗拒的如电乐发出的销魂歌咏如今却像源自恐怖片中的女人，吓人而又无法变更。

“瞧，我要请你喝满满一品脱。”

弗兰肯斯坦的新娘<sup>[1]</sup>挽着莫里斯的胳膊向吧台走去，他仍然一言不发，尽管他对眼下的捆绑式亲昵不寒而栗。他拼命想找一句寒暄的话，但却枉然。终于，谢天谢地，他想到可以直呼其名，简简单单的裸名也能发起话题。

---

[1] 弗兰肯斯坦的新娘：指美国环球影业公司于1935年出品的恐怖电影《弗兰肯斯坦的新娘》，这部影片是《科学怪人》（1931年）的续集，两部影片均由詹姆斯·威尔执导。

“吉丝莲。”

魔咒开始解除了，因为他向来讨厌和憎恶她的名字，现在发现仍然讨厌和憎恶这个名字。吉丝莲 (Ghislaine)，她签名时元音“i”上总有一个长音符号。她告诉你名字时总是习惯性地发出“h”音，似乎正在清嗓子，可她这么做不过是告诉你她的名字。吉丝莲，矫揉造作、恶心透顶的吉丝莲。他极其厌恶地向下俯视着她的头顶。

“我不——”他说道，话音清晰可闻，尽管舌头如同受惊的熏肠在嘴里滚来滚去，“我不知道你出院了。”

“其实，我今天才出院，莫里斯。”

她在交谈中总是要重复对方的名字。她的言谈是一件礼物，包着花花纸，系着亮晃晃的红丝带并打上蝴蝶结，严严实实地封好，然后只寄给某个特别的人。与她神聊一夜抵得上整个圣诞节收到的专门为你精心挑选包装的礼物。仅仅与她谈话就足以给你为人宠爱为人需求之感，或者说直到一个月前皆如此。

“瞧，我有足够多的钱请你喝苦啤。”

她从牛仔裤兜里扯出一把花花绿绿的散币，那神态透着孩子气的骄傲，按说天真至此足以动人，可是见多了也就不足为奇。

“你看，我从住院的生活费里省出这么多呢。”她微笑着解释道。那一笑可真丑。



一阵战栗传遍全身，刚一消停，他背部的肌肉又在惶恐的作用下开始抽搐痉挛。她为何如此坦然？就像去医院割了脚上的一个瘰子或做了扁桃体摘除手术。在她看来，跟他在一起对她有什么好处？

谢天谢地，酒吧间已没有地方可坐，相互之间不会靠得太近。他俩站在吧台边被客流推来揉去，就这样保持着令人欣慰的距离捱过分分秒秒。他小心翼翼地啜着啤酒，突然被一种恶心的念头紧紧攫住：酒里有她的味道。

他领受圣餐一般将她饮下；混着金属除臭剂的汗味，涂在唇上以显冷艳的粉底霜味，避孕药的化学气味，还有她身上性感的汗味。顷刻间，她赤身裸体在他下面翻滚的记忆像鸽子归巢一般涌上心头，那种不伦不类让他不寒而栗，如同在葬礼上勃起的感觉。他立时感到难以下咽，于是把酒杯放到融冰碗后面藏起来。

“千万不能翻肠倒肚啊。”他怯怯地思忖，觉得自己可能会由于恐惧和歇斯底里而失声尖叫、胡抓一气并四处乱扔。

她说：“说起来真逗。我去医院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开春呢，树梢才微微泛青，天黑得很早。现在简直就是夏天了，处处都这么可爱、这么暖——和。”

啊，那悠长的元音如同情深意长的爱抚，女巫给予的爱抚。

“精力旺盛。”他说道，嗓音在颤抖。旋即他很奇怪自己

为何要对她说“精力旺盛”？她会作何感想？

她的目光越过玻璃杯边沿瞟了他一眼，分享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发出她那独一无二的笑声。她肯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这么笑的女孩。一个顽皮小女孩所发出的剔透响亮、紧张拘束却又抑制不住的咯咯笑声，如此青春、可爱与邪恶。

“她在设法保持原样，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心想。

可是一切都改变了。酒吧里满是她的朋友，却没有一个人肯跟她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知道（或自以为知道）伤疤之事以及她受伤的原因。他们都在盯着她看，却没有一个人跟她打招呼。冷酷的脊背在她身边挤来挤去，尖利的肘部在她身上推推搡搡。每当她兴高采烈地去注视一张半转向她的面孔时，那张面孔便迅即闪开了。

身体肥胖的奥斯卡在他的婚床上睡了她（当时他的妻子正在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就像《欲望号街车》<sup>[1]</sup>中那样。正如蜂鹰常说的，生活又在模仿腐烂的艺术了）。亨利·格拉斯，是她粉碎了他那有序的孤独，然后又让他独自拼命拾掇碎片。而皮肤黝黑的小个子布鲁诺则是她出于好奇搞定的，他此前从未有过女人，此后也没有过。就提这三个人吧。当他们觉得她在看自己的时候，都把目光转向另一边。

---

[1] 《欲望号街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1947年出版的剧作，是美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剧作之一，曾被改编成各种舞台剧和同名影片。

然而，这些人异常兴奋。酒吧布满谣传和揣测的嗡嗡声。在倾心关注吉丝莲的同时，他们因过度好奇和疯狂紧张地佯装忙忙叨叨而浑身战栗。他们满怀期待地喋喋不休，一心想着蜂鹰不久就会进来，那一场遭遇将会是何等的场面啊。

他们真叫人恶心。莫里斯深感厌恶。在厌恶感的作用下，莫里斯强迫自己转向吉丝莲并终于几近自然地与她聊起中性话题，诸如温和的天气还有他酝酿感冒的可能性。当他感到已然掌控全局时，她开始以冷冷而甜蜜的语气问候起他的妻子。

埃德娜。哎呀，这个婊子竟然问候埃德娜。他想起埃德娜衣冠不整、红着两眼呻吟道：“你要是再走近那个女人，我就杀了她，因为我爱你，亲爱的。我真的爱你。”

他苦涩地想起那一回。就那么一回，真不值得他为短暂地拥有那雪白的胴体和宛如狂蛇般在枕上扭动的金色长发而付出感情的代价。这一头金色长发眼下静静地从她的双肩垂落腰际。她侧身捻灭香烟之际，在蓬乱的发丝中熠熠生辉的背影如同镀金一般，恰似一尊半身圣像。

埃德娜的头发是褐色的，了无生趣的褐色。

将近十点过二十了。蜂鹰常常十点过后来酒吧，他古怪地坚守着一两种类似的习惯。夜已深，今晚他不大可能会出现。这么一来就不会有场面，也不会有打斗。然而，这群

人的激动情绪依然有增无减。一只玻璃杯打碎了，一个女孩哭喊着用指甲撕扯胖奥斯卡。一个男人紧捂着嘴闪身进入男卫生间。

莫里斯也认为吉丝莲肯定是来这儿等候蜂鹰的。她可能会想要当众大哭大闹，用眼泪来催肥营养不良的小身子。她那可怜的小小虚荣心，苍白而憔悴，堪比乐施会<sup>[1]</sup>图钉人的四肢。将会有一场因她而起的情感狂欢，其间不乏殴打、眼泪和暴力，她也会借此大大膨胀一番。她问候埃德娜不过是希望为自己饥饿的小小自尊获得一星半点支持。他决定处变不惊、一酷到底。

“埃德娜挺好的。今晚她老毛病又犯了，头痛得厉害，不能下地。”

“可怜的人儿！好痛苦啊！”

他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那道伤疤，心想她一定很受伤。

她说：“我嘛……甭打算给我说你没注意到，我能在你眼中看到它，就像有镜像一样。有那么糟糕吗？有我在你眼中看到的那么糟糕吗？我有那么丑陋吗？”她怔怔地望着他，缓缓挪过身来，身子几乎要贴近他的胸骨了。她的声音持续不断。

---

[1] 乐施会：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1942年在英国牛津成立，其最初目的是提供食物给贫穷人士以解决饥荒。

“我有自己所担心的那么丑陋吗？伤口一直又红又肿，并发症接连不断。我总也忍不住要揭开绷带看，他们却总是把镜子藏起来不让我看。莫里斯，这难道不残忍吗？起先伤口怎么也不能愈合，一直在流血流脓。”

他双目紧闭。“你一定要挺住。”他回应道。随后，他欣慰地发现对方因突然话锋一转而并未听见这句话。吉丝莲不可能在任何话题上逗留，即使是自己的伤痛。实际上，她压根无法平心静气，无法保持某种姿态。

“你还是老样子，莫里斯。”似乎这是与上文的自然衔接。“真好笑，我自己变了就以为你也会变。”

“哦，吉丝莲。”

“你看上去还是那么像格列柯<sup>[1]</sup>画中的基督。当然了，好多留着黑胡须的男人都蛮像，特别是你这样瘦骨伶仃的人，莫里斯。不仅仅如此，还有你的眼神。尽管我不想直视你的眼睛，怕会见到什么。”

“又来了。”他心想，开始摸索着找香烟。一阵十足的难堪刺穿了悲天悯人和心有余悸。今晚他正在品尝心灵三色冰淇淋，三种口味，但这对他那柔弱的胃来说实在太腻了。他周身感到一阵瘫软，于是紧紧抓住吧台，叹了一口气。

---

[1] 格列柯：西班牙著名画家埃尔·格列柯，他的作品反映了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动荡的社会和没落贵族的精神危机。

“莫里斯，埃德娜她一直在折磨你吗？这才是基督像的全部，为你的眼神找到了缘由。莫里斯，难道不对吗？”

这姑娘总是把对方置于窘境。她会这么说：“莫里斯，你的嘴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死板？”或者更进一步，“蜂鹰，你为什么老是装腔作势的？”她操着周三下午家庭服务节目里表现中产阶级底层不幸婚姻的广播剧中小姑娘又尖又细的嗓音，说话方式直截了当得吓人。她认为自己让人震惊，实际上只是令人难堪而已。

交谈中，她会一边点烟一边说：“我十三岁那年失去了童贞。”她会抱怨自己的前任性伴表现不佳或者问你的妻子能否满足你，而你那无所适从的苍白微笑会被她视为震惊和沮丧，随即报以咯咯的笑声。她还会讲述自己如何痛经。他仍然记得她绘声绘色地絮叨有关阴道分泌物疗程的情景。

那道伤疤就像冰面上一条红色的大裂缝，会突然张开将她生吞下去，自己惊声尖叫着吞下自己。她没给他回应的时  
间，连片刻习惯性发呆的时间都没给他，而在过去一番话之后她总会给的。话锋一转，她的话题又回到了自身的痛苦。

“医院真可怕。我的病房里住的全是老太太，她们行将就木，不停地唠叨自己年轻时有过怎样美好的时光。太可怕了，莫里斯。”

见她伤痛缠身、情绪不稳，他极力想把怜悯之情置于思想之首，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

“呃，你今晚去哪儿？”他问道。

“莫里斯，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家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没说——噢，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莫里斯，我们能像上次那样做爱吗？埃德娜要是病了，她是听不见的。咱俩要是待在客厅的话——”

“吉丝莲，别说了——”

“真这么可怕吗？我有这么可怕吗？”

“打烊了。”老板一言既出，灯光齐熄。不可靠的莫里斯。没良心的莫里斯。无可救药的莫里斯。他受够了，与灯火俱灭吧。在光线转暗的间歇，他悄悄从她身边溜开，潜入浓浓的暮色，靠着墙喘息了一会儿。他似乎一直在剧烈地消耗体力。一辆敞篷车从他身旁驶过，满载着狂笑痛饮的年轻人，他讨厌车上所有的陌生面孔。

“撞死去吧！”他冲着他们大喊大叫。有个男孩听见了，转身从斜刺里朝他投来一枚酒瓶。车子消失在又一阵大笑声中。酒瓶在莫里斯脚前的排水沟里摔得粉碎。他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的玻璃碎片。棕色液体渣滓四处流溢、闪闪发光，像一窝受惊后在石头上奔跑的甲壳虫的闪亮鞘翅。

“他们是冲着我来。”他纳罕不已。

他感到酒瓶在自己脸上撞得粉碎。举起手来察看指尖，他吃惊而茫然地发现竟然毫无血迹。这是为什么？在意图与实施之间的形而上学腹地，有人朝他的脸上掷来一枚酒瓶，

一场偶然的暴力。外星云一定有一个时空，也许在那里意图总会付诸实施，而此刻他就在那里跌跌撞撞、血流不止、双眼失明……他神志恍惚地往前走，像她一样面带伤痕。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浪漫之夜，他一心想着那道无形的伤口，起初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深蓝色的天空神秘莫测，怀揣着一轮低垂的白缎子月亮，城中树木性感的影子随黑影缓缓移动。莫里斯静悄悄地走着，脚步发出细碎的声音，好像他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幸存者。啪嗒啪嗒，他的脚步声，一声，两声。

他佯装只有自己一个人活着，而别人都死了。幻想变成了信念，无形的伤口随即愈合并消失无踪。在他看来，那些空房子就像岩石暗礁或悬崖峭壁，停靠路边的车辆正如被遗弃的深海生物珍珠缸鱼或巨型海蜗牛的躯壳。一只猫头鹰在树上咕鸣咕鸣地叫起来，这真叫他恼火。他寻思着要不要让这只猫头鹰活下去。猫头鹰又叫了，飞行中孤独的啼叫好似一列启程的火车，渐行渐远。

有个破旧阳台中央的百叶窗里传来一声呼应，而后又是一连串的啼叫，起初声音还犹疑不定，最后竟然模仿得洋洋得意。某个难以入睡的孩子正在卧室窗口假扮猫头鹰玩。孩子和真正的猫头鹰正儿八经地交谈着，虽然互不理解，却像使者一样讲究外交礼节。

于是出现了一只活生生的猫头鹰，还有一个孩子。莫里



斯终止了对人人皆死的假想，回到了现实世界。

她，她会转身发现他不见了。那么，这又有何妨？他不在乎她怎么样了，最后又找到谁来安慰她自己，要是能找到的话。夜晚清新的绿色气息在他四周波动、寒冷彻骨。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他担心她会不会像复仇女神一样尾随在自己身后……

他途经大门紧锁的荒芜墓地。蜂鹰说，他发现吉丝莲在废弃的墓地里因受伤在哭泣，她的光面黑雨衣被人撕破了，里面赤裸裸的身子暴露无遗，像一只剥了皮的橘子。蜂鹰在说谎。然而，在莫里斯被碎酒瓶刺瞎的那个时空，她正躺在杂草丛中，遍体泪痕和血迹。灌木丛中一阵蠢动，传来沙沙声，他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原来是一只猫跳过芬芳的紫丁香，稳立在墙头上，而后冲着他呜呜直叫。

他走过产科医院，他的妻子可能会在那儿生一个宝宝，要是她想那么做的话。路经公园，十多岁的小情侣们在园里的杜鹃花丛、烟蒂和狗屎堆中呻吟着、翻滚着。下方是炫目的华灯，山丘在此形成一个大陡坡，直通那条黑色的河流。

他现在可以确信吉丝莲没有尾随自己，尽管他心惊胆战还见了鬼。他可以回家了。家。一座颓败的旧宅，埃德娜躺在楼上漆黑的房间里，她床头大理石板上有一条蹩脚的平角焊缝。狭窄过道里的灯光随打开的门泻入室内，她呻吟了一声。